

本土文本

封 号

(小说)

□吴 翰



绘图 瞿溢

“要到号码更好,要不到号码也没事。”沿着高大林立的楼栋一直往前走,一个上午下来,总能拦截到个把诚心客户。

我跟着大伟也就是我的师傅一起,从早晨起就拿着房源纸,穿着长袖白衬衫和黑西裤,忍受着炎热,从一个小区走向另一个小区。

梅雨季节还未结束,店里几张老面孔好几天不见踪影了。我和大伟都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知道的人也不肯说。我猜测这些人是为了贝壳,但我们又很快否定了自己的猜测。疫情已经一年多了,街上空荡荡的,很多店铺贴着转让,小区后门用树干封着。

疲惫中,刚来时的情景突然从脑海闪过:“为什么我的工号是12826而实际在线的人只有1576个,其中浩浩荡荡的一万多个工号去了哪里?”

店长神色哀伤:“远程,我不得不告诉你,除了离职、开除以外的都是封号。不过,你既然来到这里,就得适应我们的企业文化。富尔顿的人早已习以为常,你懂的,谁都有生命的大限,不过早晚而已,从林里没有怜悯。”

“也就是说,这么多年来,富尔顿关掉了一万多只工号?”

“是的。我们现在的艾总当年差点也死掉呢。”

这个庞大的数字让我心生恐惧,也许这是每个富尔顿人必须跨越的生死界线,但我仍然怀着新生的喜悦开始了我在富尔顿的旅途。

开单路上,据前辈们说难也不难,主要是运气诡异莫测。大伟曾吹嘘说他能从客户的语气里辨别出买不买,从房东开门的缓急中判断出谁做主,能顺着客户的脚步声轻

易抓取诚心的客户。太神奇了,我不相信大伟真能够做到。现在,诚心的客户越来越少,像冬天的蛇几乎找不着他们的踪迹了。但我们仍然得不管刮风下雨地出去捕捉诚心客户,以保证每月十号能够准时拿回养家糊口的几两碎银,否则我们挨不到冬天便会成为无业游民。大伟给我设置了一个不花钱的祈祷仪式,每天七点五十八分出门,八点五十八分开始打电话约客户,难道我们做什么都不应该讨个好兆头吗?

12826 是我在富尔顿的出生证,时间是2021年4月18日上午9点零8分,它证明富尔顿历史上第12826个新人就是我。同时,它是我在富尔顿的通行证。灰色的头像在我登录后会变成一只蓝幽幽的地球,但我并不孤独,数以千计的小伙伴们同时在线,我们就像漂浮于银河系的五颜六色的星球,你围绕着我,我跳望着你。

以前我做菜鸟驿站时,有人告诉我,弄快递不如干中介,发单的机会多得像路上的红灯,无论你聪明还是愚钝,一路上总会碰到几个。但我怎么也没想到,重点客户会在签单前被隔离,后来又变成房东隔离。隔离,再隔离,就到了我入职的第五十九天,离店长是一个星期前告知我的淘汰期限还有十一天。

每个月八号,富尔顿会准确无误地关掉所有两个月内业绩为零的工号。

大伟裤兜里的手机铃声像溺水者的呼救。店长焦急的声音瞬间灌满了我们的耳朵:“大伟!不要驻守了,赶紧回店,魏迎春又来要业绩了!”

大伟进门一把抱住小魏:“迎春,你变白了,天生是售楼处的帅

哥,哪像我们做二手的歪瓜裂枣,只能在小区里风吹日晒,今天走了半天,一个客户也没逮到。”

魏迎春亲热地拉住大伟手臂指着我问:“又来新人啦?”我注意到小魏看我的眼睛里含着雾气。他又说:“大伟,要不不回工号,我的心永远愈合不了。哎,要是我自己能做只工号该多好啊,想配房子时就把它开出来,不配时就当它是汽车停在地下车库里,爱让它亮着就亮着,黑着就黑着,我要让它永恒不灭!”

小魏用他能说会道的嘴巴告诉我们,他现在已经彻底忘记富尔顿了,他在售楼处底薪四千五加提成工作里重新找回了自己。“我们目前在蓄客,你们看好了,我肯定会成交的,这是我两个老客户的认筹金收据,下个月二十二号开盘。我还能查到龙城所有房子的号码?”为了证明此言非虚,小魏当着艾总查了一个房号还和房东通上话了。为了工号,魏迎春信誓旦旦。

上个月在这里收拾东西时,小魏心里难过得直想哭。他不明白公司为什么那么狠心,从富尔顿在龙城开第一个店起,他就在这里了。他是准备和富尔顿白头偕老,死活都在一起的。这才两个月不开单呢,富尔顿就将他封号了,连调解过程也没有。

艾总说,只要他能找回自己当时挂在别人头上的业绩,可以恢复工号。

小魏是多么留恋他在富尔顿的一切啊! 这里有他的伙伴、黄色的橱、准时发放的工资。他把工号看得比他的胳膊和腿重要。每天他总是先登工号,然后才开始做卫生、烧水。他养成了五分钟至少看一次工号的习惯,大家说小魏未谈信息的概率之小堪称富尔顿首席。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失去工号的感受。三个月了,他到底仍为封号一事愤愤不平。

银锁居

(小说)

□张春风

退休教授肖老,在银锁居小区买了一套房,准备安度晚年。这是全市最好的小区,绿树成荫,风景秀丽。

那天,肖老想找人打扫一下房间,便拨通了保洁主管于丽丽的电话。早在入住前,于丽丽就说,有事打她电话。谁知,手机一直无人接听。肖老有点着急,怎么办? 干等也不是个事啊!

这时,刚巧楼道保洁员沈阿姨经过,肖老试探着问:“沈阿姨,你能帮我打扫一下房间么?”

沈阿姨有点犹豫:“肖老,您没跟于主管说吗? 我不能自作主张帮你打扫房间的。”

肖老皱着眉头:“于主管的电话打不通啊!”说完,他又拨了两次,还是无人接听。

肖老看了看时间,说:“沈阿姨,就请帮个忙吧! 反正,现在你下班了,我还按每小时20元支付工资怎样?”

沈阿姨想了想,点头答应了。一个小时后,沈阿姨将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肖老很高兴,给了她20元。

3天后,肖老在楼下遇见了沈阿姨。奇怪的是,沈阿姨眼睛红红的,好像刚刚哭过。

肖老就问:“沈阿姨,你怎么了?”沈阿姨赶紧擦了擦眼泪,掩饰道:“没……没什么! 我先去工作了。”说完,转身匆匆走了。

沈阿姨平时挺开朗的,这是怎么了? 肖老满腹狐疑。

第二天上午,肖老正刷着微

信,突然,有人在小区业主群发了一个视频,点开一看,肖老愣住了。视频的主角,竟是沈阿姨和于丽丽,地点就在银锁居小区的楼下。当时,于丽丽双手叉腰,对着沈阿姨破口大骂,态度十分恶劣。整个过程,沈阿姨始终低着头,默不吭声。

视频持续了3分钟,是银锁居的一个业主拍摄的。沈阿姨的年龄,和于丽丽的母亲差不多,把一个长辈骂成这样,肖老看得心里很不舒服。

肖老有点坐不住了,直觉告诉他,这件事可能跟自己有关系。他立刻拨通了于丽丽的电话。

电话那头,于丽丽结结巴巴地说:“肖老,这只是一件小事,员工犯了错,我说了她几句。”

放下电话,肖老还是不放心,又找到了沈阿姨:“沈阿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于主管为什么骂你? 是不是因为你帮我打扫这件事?”

沈阿姨摇了摇头:“不……不是! 是我工作中犯了错。”

肖老不相信:“肯定和我有关! 你告诉我,我能帮你解决的!”

沈阿姨慌乱地说:“肖老,事情已经解决了,您就别再问了,我还想在这儿干下去呢。”说完,急匆匆地走了。

沈阿姨为了保住工作,忍气吞声的样子,让肖老十分自责。

两天后,之前发视频的业主再次爆料:据可靠消息,银锁居物业保洁主管于丽丽,平时总是剥削员工的血汗钱。肖老一看,大吃一惊。

真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原来,每次沈阿姨她们做保洁,说好了一小时20元,其实,自己

只能拿10元,其余全落入了于丽丽的口袋。于丽丽手下有五六个保洁员。只要帮业主做保洁,于丽丽毫不费力,每小时就可以从每个员工身上净赚10元。

怪不得那天,于丽丽对沈阿姨态度恶劣,因为,沈阿姨挡于丽丽财路了。可肖老有些不明白,物业怎么会有这样的制度? 也太不人性化了! 带着疑虑,肖老拨通了一个电话。

第二天,肖老再次找到了沈阿姨,抱歉地说:“沈阿姨,我全知道了,对不起,都是因为我,让你受了委屈。”

沈阿姨不说话。

肖老问:“能告诉我,事情是怎样解决的?”

沈阿姨还是不说话。

肖老说:“是不是后来,你把辛苦赚来的20元都给了于丽丽,她才没追究这件事?”

沈阿姨呆住了:“您怎么知道?”

肖老叹了口气:“我不是说过,可以帮你解决问题么? 因为,物业经理是我学生,他已经找过于丽丽谈话了。我了解过了,物业是这样规定的:保洁员在工作时间做保洁,每小时20元,其中保洁员拿15元,5元归物业;而工作时间以外,所有功劳归保洁员。”

沈阿姨恍然大悟:“天哪,怎么会这样?”

肖老说:“所以,包括物业经理在内,所有人都被蒙在鼓里了。于丽丽违反规定,中饱私囊,行为十分恶劣! 放心吧! 明天,于丽丽就会被开除,同时,将之前克扣保洁员的工资全部返还!”



江海新韵

有一首歌

(组诗)
□徐玉娟

夜晚,在江边

很久不见
江水仍在奔流
芦苇仍站在江边,
三五成群
把夜色往江面赶
一片迷离啊
星辰在上
也指点不了我的迷津
大片芦苇仿佛我的姐妹
站在她们中间
即使看不清
长江的辽阔和浩荡
我们也愿意
静静地站在流水旁,
什么也不说
像一个孝子
守护着苍老的母亲

已如空荡荡的原野
只能借星月之灯
来一次青春的祭典
而爱情是否会再次发出
灰烬的余味

试金石

那时候,
我耗尽了整个青春
想去测试
爱情的真伪
而如今,我更愿意
独自坐在江边
请浩荡的江水
不停地
替我复述刚刚过去的
波涛起伏的前半生

有一首歌

大街上随风飘动的五星红旗
多么像我们
激动的心跳。
明亮的阳光中
那枝头每一颗成熟的果实
多么像我们
这一张张幸福的笑脸
和平鸽,在飞着
它们将天空飞得更蓝
飞得更高
激情的动车,飞驰在
我们日新月异的生活轨道上
将远方一点一点拉近
再拉近,
我看见一位退休的大爷
领着邻居大妈在院子里
仰着脸升国旗
播放国歌,
他们举着小小的红旗
正步走在洁净的小区里
那么庄严那么骄傲
也有人手握着鱼竿
坐在秋光潋滟的河边
有一种安宁
在他们的身后,
慢慢铺展着延伸着
仿佛大地上的秋色
无边,而深邃
在一片美丽的粉黛子中
一群小朋友红润的脸庞
很像一面面小红旗
在花海飞扬着

寂寞小院

只有不知名的野草
从石缝里冒出来,
想一探究竟
只有风绕过我
把它们,压得更低
蝴蝶还在赶来的路上
我独自望着
石头砌成的围栏
裹满青苔,
像隐藏着旧时光
又仿佛我们
不能抗拒的命运

回声

阮籍会驾着马车
跑到无路的地方,
停下来哭
嵇康会在大树下
叮叮当当打铁
我会跑到小河边,
往流水中
扔石子,
一个接着一个
先扔小石子,
后扔大石子
它们在水中发出的声响
像一个接一个的我
在投河
在游泳

题一件旧衣服

有鱼尾的样子,
有玫瑰的颜色
胸前缀着的一串饰品
似乎有点多余
这件多年前的旧衣服
仅结婚时穿过一次
如今我把它倒挂在衣橱里
好像要反省一段旧时光
那时的懵懂,
那时的草率
以及一意孤行
似乎要将我倒悬人世
江水还是那样流淌
山峰却低如草木
那爱过的人,

他们的笑声
仿佛波平浪静的江水
在一只只苍鹭的歌咏中
突然盛开着
一朵又一朵清澈的浪花……

夜风吹我

关了空调,来到阳台上
夜风吹在我身上
就像吹着对面
酒楼上的广告布
就像吹着
马路对面的香樟树
就像吹着更远处
江面上永不停息的波澜
噢,我可能更像一叶小舟
或者一只海燕
夜风吹我时候
我体内的万物
会发出不同的方言
再细听
却是同一个字:爱

一闪而过的事物

我有足够的耐心
亲爱的
我们也有过
昙花一样的相逢。
曾一起听云雀
长了翅膀的祝福,
望着它们
轻捷的身影化为云朵
亲爱的,今夜的雨声
如六月的蛙鸣
我打开门
寂寞,在门后